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至
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顓

任叟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濬伶人

封舜卿

姚涓

李台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偃人

田媪

崔澹

唐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

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出梅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

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佾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刺字於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矣

出皮日休文集

薛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為壻薛能為儻相乃為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檣捕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

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轡裏將
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

臺

出打
情詩

周顛

唐處士周顛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
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
年勞聲價當時鬪月高唯有紅粧迴舞手似持雙刃向
猿猴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鷓為風高今朝

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猿

出村情詩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
訪問知己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
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

袞出幽閒
鼓吹

王徽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

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征徐方為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

出三水小勝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為煮菜皆不為羹常憶榆葉自煮

之主人即戲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為有榆氣答
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
為有首啻氣主人大慙

出啓
顏錄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為
師友樞為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
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
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

郎搏馬價此成笑耳

出乾
滕子

朱澤

唐王軒少為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
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
紗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笋低徊而謝曰妾自吳
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
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
軒之遇每過浣沙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

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
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
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出雲溪友議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荆南成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末年
每事騁辯初以澧朗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
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
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後更席而

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
一夥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
徐文雅高瞻聽之噤噤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
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
瘴不死和尚蓋譏成公曾為僧也終席慙恥之

出北
夢瑣

言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

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
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偽
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
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揖
出院欲搗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
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
判為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
便亟修廻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

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裨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
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
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
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
馬曰馬兄馬兄吾不得去也可為弟搭取書馬兄諾之
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為你有多少伎
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
偽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

出王氏
見聞錄

張濬伶人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變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眙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

出南楚新聞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
梁祖使聘于蜀時岐梁毗睚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
路出全州故人全宗朝為帥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
封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筯
索伶曰麥秀兩岐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
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
手主人恥之痛杖其樂將停蓋移時逡巡蓋在手又曰
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

天朝音律全人大以為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
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
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
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
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
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至設弄三軍
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
縑縷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淒

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慙恨而返乃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

字蜀人嗤之

出王氏見聞錄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

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為急灘

頭上水船也

出撫
言

李台瑕

偽蜀韓昭任王氏為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避

之

出北夢
瑣言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
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
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
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
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
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
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

東歸去

出盧氏
雜說

李主簿

唐方干姿態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
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杯
龍措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
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
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干嗜只
見半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跨一座大笑出撫言

陳癩子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臧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為陳
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
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
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
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
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賫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
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
添肉渤漚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

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
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顛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
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
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于
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篋白笥者數輩伶倫
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詬而

去

出玉堂
閒話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躄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
詠躄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為有陳根委患
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鴈門紫

出啓
顏錄

偃人

有人患腰曲偃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
乃播笏便似及逆風盪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
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出啓
顏錄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延我大有飲食臨別即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下皮急極露眦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

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露眊合家大笑

出唐
顏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止

王及善

逯仁傑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魏人鑽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閻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

方也

出笑林

齊俊士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顏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鷓目虎吻亦紫色

蛙聲

出顏氏家訓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為許綠反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

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翽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行信基
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出顏氏
家訓

并州士族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
嘲弄虚相稱讚必擊牛醜酒延之其妻明鑑人也泣而
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

覺

出顏氏
家訓

高敖曹

高敖曹常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碁開
壘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
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
歌壁亞肚河凍水生皮

出啓
顏錄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
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
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出顏氏
家訓

柳騫之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為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騫之歷位光祿卿

闕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

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
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
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

出朝野
僉載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
友生為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
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
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

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

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
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
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
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
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憤

恚而卒

出朝野
僉載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禰集蓋僧禰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倍勝僧禰由古不知覺累遷司計員外

以罪放於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
古喜至則為所青懼而手戰笏墜于地口不能言初為
殿中正班以尚書郎有錯立者謂引駕曰員外郎小兒
難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鄙之

出大唐
新語

侯思止

唐侯思止出自阜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
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丞白司馬不然
即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曰白司馬坂孟青者

將軍姓孟名青曾杖殺琅琊王冲者也思止問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為鐙所掛遂被賊曳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此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驚起悚然曰思止死罪實不

解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

若又思止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止曰今斷屠殺雞古梨

反魚猪計驢俱居不得吃苦擊空吃米麪減之如齊

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訴于則天則天怒謂

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

言雞猪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止嘗命作籠餅對膳者曰

與我作籠餅可縮葱作比市籠餅葱多而肉少故令縮

葱加肉也時人號為縮葱侍御史時來俊臣棄故妻奏

逼娶太原王慶誥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
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
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誥女已大
辱國今日此奴又請娶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事遂
寢竟為李昭德榜殺之

出御史
臺記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
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

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宰相

出朝野僉載

逯仁傑

周朝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銷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為萬代皆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

寢

出朝野僉載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
曹司繁鬧無時暫閒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

坐嗤之

出朝野
僉載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
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惇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
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
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

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
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

出朝野

僉載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
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
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碓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碓
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

出朝

野僉
載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
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
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
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
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

愚鈍無意耳上乃釋之

出朝野
僉載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
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

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出朝野
僉載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
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
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真源

今秩滿還瀛洲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糞
具入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難
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
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

內王武懿宗斬之

出朝野
僉載

來子珣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字家臣
丁父憂起復累加游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常衣錦

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謂之諭德張元一好譏諛曰豈有

武家兒為你來家老翁制服耶

出御史臺記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為漢
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
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
到然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
稱萬歲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為賊踏

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樂不自由萬歲樂

時人鄙之

出朝野
僉載

崔湜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第力父挾子威咸受囑
求贓污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
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
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慙主上以湜父年
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誚之時

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謔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
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出朝野
僉載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
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
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
曰不敢趨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
園疆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蝗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鷄

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
側臥家糞環轉集得野澤蜣螂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
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讚曰龍
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
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
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
金吾又為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
赤出地上綠氤氳為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

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
號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
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
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
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
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
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
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

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出朝野
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變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稜宰相

也

出盧氏雜記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

杖人為吏所訟御史蘇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厲而謂曰公為官奈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歎曰飲酒法所不禁况飲藥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撻人吏事緣急遽侍御何謹為味道曰此反白為黑

漢不能繩之

出御史臺記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詆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

旨以為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
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
以為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其舅加游
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是汝

舅血染者耶

出御史
臺記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闢鳧翁雞任萬年尉
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

生萊除監察懷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拔袁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

流瑞州

出朝野
僉載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

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
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

出朝野
僉載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
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
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出朝野
僉載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憲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
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
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
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
孫彥高之流也

出朝野
僉載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腊置於食偽叱侍
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舉措也嘗

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更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偽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開應答但謝曰羅漏言以羅瀝之漏也神龍中韓琬與路元穀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親覩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之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雞子並食之未虧於憲司之重益盜之深失國士體魏公之言當矣但不食不竊豈不美歟

出御史臺記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即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憤於時事畜一雞呼為勃公子愛之不巳每講經輒集于學徒巾或攬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為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為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

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
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索案來見數
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
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
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為實故知耽翫經史者宜
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為愚儒朴儒腐儒豈儒耶亦可

貽誠子弟

出御史
臺記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傭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
麈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
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
丞使于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
茂直曰此庸漢妄為偏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
黃麈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既無餘
能唯以黃麈自銜宋務光題之曰仁獎出王戎幕下入
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

聽黃麈時崔宣二使于都仁獎附書于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訝之或以為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

授殿中

出御史臺記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竒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槍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槩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為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于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杷推之米皆損耗多為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

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出朝野僉載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拔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寘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

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禮也

出御史臺記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叅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

九齡

出朝野僉載

馮光震

唐率府丘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

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

大笑

出譚
窮錄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
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
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狠皆此類也

出朝野
僉載

三穢

唐王怡為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

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京師三穢

出朝野僉載

陽滔

唐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

舊本檢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為斲窻舍人

出朝野僉載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刺生妾
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字為
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
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之驗

出朝野
僉載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陝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
會慕容寶即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為小張初入臺
呼同列長年為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寶節既誅頗
不自安復呼舊列為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還會鄭仁恭
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寶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

為兄矣時人以為談笑

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方人

元宗達

獨孤守忠

王熊

麴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詵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旰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劉士榮

袁師德

蔣乂

崔損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今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
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
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
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

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出笑
林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出御史
臺記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
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
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
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
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
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徵諫曰卿
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為宰相徵曰小子何

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

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闕

姓方人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
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上都是
凶肆出方相也是

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

姪兒只堪嚇鬼

出啓
顏錄

元宗達

唐元宗遠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婢
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遠初到家貧不能買得
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克事即得亦不須道遠買云君家
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出大唐
新語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
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出朝野
僉載

王熊

唐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
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
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後熊來
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
人牛嚼鉄見錢滿面喜無鏗從頭喝常逢餓夜又百姓

不可活

出朝野
僉載

麴崇裕

唐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

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出朝

野會
載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
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
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

士聞而笑之

出朝野
會載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
雪影好取洛川歸有秦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
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
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語曰活剝王昌齡

生吞郭正一

出大唐
新語

康訐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

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
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詵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
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詵以為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
當為相矣詵聞之以為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
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
目焉詵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
是宅中不為宰相耶聞之者益為嗤笑

今新昌里西北
牛相第即詵宅

也 出明
皇雜錄

徵君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
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
躍芒屨詣于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
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
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
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此侍臣有匿
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

路僂倪除授一邑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率杏仁以備貢奉聞之大為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今臣敲將來為復進渾杏仁上啗而遣之竟不寘其罪

出玉堂閒話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

迎之於鬻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
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
流輩謝絕汝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甕薄餅
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酌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
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殮歌者百人至初即列
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殮歌一
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
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

出獨異志

元載常袞

唐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
金重寶趙趙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
賂不行而介僻自尊失於分別故陞陟多失或同列進
擬稍繁別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
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衆中唱言朝廷上下
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考豈裨皇化耶

出杜陽
雜編

崔旰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旰拜諭德為侍書旰觸事面
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
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出嘉話錄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
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
彌月不雨又請禱于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

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

出盧氏

雜說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

馬用進時人呼為崔救惡詩

出國史補

常愿

唐劉禹錫云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語曾謂余曰
昔在奉天為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箇賢郎他悉

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許大更被朱泚吃兵馬糧危如累
雞子今拋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齧鄧鄧把將化官職去
至永貞初禹錫為御史監察見常愿攝事在焉因謂之
曰更敢道齧鄧否曰死罪死罪

出嘉話錄

劉士榮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為太常丞頔
讓之表曰劉元佐兒士榮以佐之功先朝為太常丞時
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

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為叨忝德宗令
將其表宣示百寮時士榮為南衙將軍目覩其表有渾
鑿者鑄之容也時鑄宴客飲酒更為令曰徵近日凡劣
不得即飲鑿曰劉士榮鑄曰于方鑄謂席人曰諸公並

須精除

出嘉
話錄

袁德師

唐竇羣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嘗嗔堂子曰
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

把書讀何乃相卿詰之且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

堂子也滿座大哂

出嘉話錄

蔣乂

唐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奉故為物議

所嗤

出國史補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
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毋野殞不言展墓下

議遷相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過為
恭遜不止於容身而率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
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

出譚
賓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巖人

王初昆弟

李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綮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張茂昭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腥

爭堪喫

出盧氏雜說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以圖內授諫
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
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
數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賄遷其徒實繁自
外官至內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
又縣令錄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為宰守者
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
王命抑有由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

嘗以一字整頓頽網深所未諭

出盧氏雜說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
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
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
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自製乎
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
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賤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

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鱸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為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

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為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慙失次乃復進曰誠如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斬間悉話為笑端

闕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者

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僨舟丐食就謁時郡中
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
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
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
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
而猶自謂不悞從容而退

出因
話錄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

二子初官不為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為宣武軍

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出

異志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

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放又祇
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
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
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
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

出盧氏
雜說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屬
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脚來三十年

出盧氏
雜說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際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

出嶺南異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實自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

出傳載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郾城有婢失意於城都鬻之刺史蓋
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言導巨
源欲之乃取歸他日巨源窺窓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
者名之就宅蓋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
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
言語但令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
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
都聞之皆嗟歎世族之家率由禮則

出北夢
瑣言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與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

王智興

唐王智興為汴師有舉人投謁便

闕

詩卷智興

闕

子謂鶴膝也遂善待之

闕

書舉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

闕

應

闕

官

闕

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

闕

舉

闕

汴州一日致宴忽

闕

秀才

闕

飲

闕

冬必更奉薦

闕

明

闕

見諸判官曰智興咬

闕

韋氏子

闕

微闕姪流

闕

衣裳滿身

闕

微名前

闕

劄闕

而闕

顯曰闕

詩闕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許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

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

之

出北夢
瑣言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為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

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候對多以開始為號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為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為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醮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臙臙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

云脚杏滿坐大笑

出盧氏雜說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
詈乃至以硯相擲時人為宰相鬪擊以此俱出官

出北
夢瑣

言

鄭縈

唐宰相鄭縈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既奏四
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
渴求破賊術縈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
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

出北夢
瑣言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汭常欲自比陳阮集其所作為十卷號劉表軍書而辭體不雅至如祝朝貴書云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出北夢瑣言

張氏子

唐張揚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
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
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
張子感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寘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
異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
麤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
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
一傷神氣善猶不可况為惡乎即劉關吞人張子吞神

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出北夢
瑣言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在壁有類乎兜鍪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

莫后反

無不以為歡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下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鄭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同輩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齋緡三千并江南所出詣
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
高比入試又多齋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舍賦
多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
范生須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

出乾
腴子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
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

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筭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鷓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鷓拂其上也衆大笑

出乾

騏
子

李雲翰

唐咸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窗前遠
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
顏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而遣舉子中有每年撰無
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齊變凌纂要又李雲
翰作吳王闕李謁天帝紀無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
所製尤名近千餘首裕遂罷舉是年盧庸連旁文宣王
廟前哭半日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oriented vertically.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字文翹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嚙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弔

癡塚

魯人執竿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

闕

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於邊上亦

闕

聞輒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

闕

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搗角村

闕

城郭士女隨觀謂之精怪每謁州郡騎

闕

咍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

銜

闕

耽酒嗜肉憐慈愛蒜不得已

而

闕

懸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柰

之不可

闕

州民嚮其肉族其家益輕薄之

所致也

闕

宇文翊

唐進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

者

闕

餘方謀繼室兄回為諫議

闕

遂媿女與璠為言於回矣

闕

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遭火幾焚棺柩

闕

因而延燎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

闕

有燒闕之事用以譏

闕出北夢瑣言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為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淳朴年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

絕倒

出北夢
瑣言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黷貨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張
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碁必自旦及暮品格既
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碁如是日
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葢
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
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譚

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道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
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
家置一鐵攢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
消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
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
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來
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諷之

出玉堂
閑話

楊錚

蜀秀才楊錚

錚音竹航反自言楊錚不均駟馬奔鄭是以字奔鄭

行惡詩或故作

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翫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諂讒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因不集其門名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為歡笑諸客請名有不得次者以為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于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羅鎮

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為卜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
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為備焉仍
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
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
權訝飭無鬚少年數輩皆濃裝豔服以紿之然後茂權
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乞一邑初有難色宥
從共諮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
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

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
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
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為笑

出王氏
見聞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

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出盧氏
雜說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

禮儀無關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嶮屹踧踏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頻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像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薄者亦有昧於菽麥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

出玉堂
閑話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箸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殮則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椀胡餅如籠腸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

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出玉堂
閒話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究莫知誰何剃
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吐俗瞻駭
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
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鈹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
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
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見徒

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剔髭而入徒衆耻其失節悉
各散亡偽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
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
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
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為大
衆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門而
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
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於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

潔之地以滌其業障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
為之遂復歸於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南無折却長鬚

出王氏

見聞

道流

關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
來尋師者齋親表施州刺史劉緘封衣紫而來兼言往
洋州求索詢其行止云某忝竊鄉關之分元於秦州西
昇觀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

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忿忿而過旬月間自洋源迴
薄有所獲告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延佇佛榻止之
夜靜沃以醴醪數甌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紫綬自
何而得宜以直誠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
之乃是廣修寺著紫僧弟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
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
士竊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聞

出玉堂
閒話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真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人閉關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侯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眙良久磬折叙寒溫曰伏惟貔貅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為貔貅人聞咸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尤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闔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

禁又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
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
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顏生
侯諛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喪良友也每慟哭焉

出北

夢瑣
言

周韋二子

周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鈍率由婢媪仕偽蜀
王氏以故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

門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伴一人先導爵里於闐闐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嗟嘆之

出北夢瑣言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出北夢瑣

言

嚙鼻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落
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

就嚙之

出笑
林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并欲齋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
帛任君所有爾因齋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
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豉孝子又哭

狐窮曰適得便窮更送一石

出笑
林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
久乃答曰渭陽之恩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
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出笑
林

行弔

僮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麤習謂同伴曰汝
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

伏於背而為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謂儀當爾
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

物

出笑
林

癡壻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
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鷓鴣鷓鴣而私誦之都忘
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鷓鴣鷓
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卽還我

出笑
林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出笑林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

出笑林

市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
妍媸為馭僮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
直兩馬之資况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
市之僮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楹棹牙出也於
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鶩鴨之行及至家矜銜曰此馬不
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名僮別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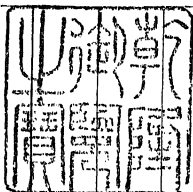
出玉堂
閒話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

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

話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